

洎弥氏著

孤鴻淚

是書歲日十五年

丁卯七月題
悔翁

看彌陀像并自題

天如蓋地如釜天地

聯合全國神州日報

海余生何補九死一生

豺狼口面

喜

却思

斧



養余于從征會客有捐
書有之得其一歲之小及

十餘年矣

丁卯七月

悔齋題

孤鴻淚總目

卷一

拉雜談

卷二

杜氏野史

卷三

小可憐兒

卷四

南詔野史

孤鴻淚自序

夫人因傷心因悲哀。因痛苦而哭而泣者。皆賴淚珠以形容之也。或有人因受無上之快樂。喜極而淚。然非落淚之正理。不能謂之爲淚。而可名之曰喜珠也。亦有伴哭而淚者。非人也。雖哭亦不能謂之曰哭。故其淚亦不能謂之曰淚。僅可名之曰精神上之惡焰也。故眼淚者。純爲悲傷痛哀之代表耳。

余著此書時。正余悲哀而淚之際。迨書著成。淚泉已枯。而痛苦不稍減。是余以書中之字。爲我眼淚所化成。故名之爲淚也。其與他淚不同者。一暫時的一長久者也。是否能有枯乾之日。非著者所自知焉。

余客滇土。三載於茲。滇雖不憐余。然余甚愛滇也。全國之人。皆以滇爲窮脊之省。而余以其爲富甲全國之土也。夫五金之鑛。幾滿此十四萬六千七百十八英方里之地。何得曰窮。山林之草。冬夏常青。億兆牛羊。食之不盡。滿山藥品。徧野嘉禾。何得曰脊。其所以窮脊稱者。因人使其然。非果窮果脊也。

雲南雖富。而現狀果窮。國家亦少得其補助者何耶。皆因礦雖多。無人開採。產雖富。

艱於輸出之所致也。故欲振興雲南。當以築鐵路。舒交通爲首要。客聞之笑曰。此人所知者。非獨雲南一省當如是。全國皆然也。何待君言。奈無款耳。余曰。借外債可也。客勃然變色曰。中國年來所借外債。已不堪背負。因借外債。海關抵於人。因借外債。鹽稅爲擔保品。埃及之亡。由於外債。是君願中國步埃及之後塵。而倡此謬說。圖作亡國之民也。余止之勿燥曰。埃及之亡。雖由於外債。而亡埃及者。非外人。實埃及人也。如借一次之外債。開己國之財源。使己之國家。得永遠之利益。其害何在。如借百次外債。盡侵吞之。或揮霍於雲天霧地之中。其國不亡。尙何待哉。平心而論。今日之海關。是否有利中國。今日之鹽稅。是否較從前收入增加。其是非自在。無庸余之贅言也。中國之大。仍如從前。食中國之鹽者。仍爲中國人。何以自爲外人監督之後。而遽增加耶。皆因辦事者。自私自利之心。較責任心。廉恥心爲重也。

我國人之通病。每作一事。必希望立得其利。否則不爲。或一爲之。而多有始無終也。若我國人果欲中國日臻富強。當速破除權利心。增加責任心。立借外債。與各國資本家合資。以營業的性質。建築雲南之鐵路。通及各省。開各礦以濟全國。則國民生

計無愁。非獨雲南人之幸。亦誠中國之幸也。客大怒曰。雲南者。雲南人之雲南也。豈能容外人奪我雲南人之權利哉。如能有自辦之日。則自辦之。否則寧永不開礦。永不築鐵路。甘永遠如是也。余慘然曰。是替……

此書所載多滇事。余甚欲藉之以導國人之眼線而視滇。籌善策以闢救國之利源也。今將明楊升菴所著之南詔野史附印於此。以供國人之考究。該書已經清胡羨門訂正。余雖加入數語。然亦等於無功也。

民國五年二月十三日著者識

原书空白页

孤鴻淚卷一

拉雜談

明永歷帝貽吳三桂書

將軍新朝之勲臣。舊朝之重鎮也。世膺爵秩。藩封外疆。列皇帝之於將軍。可謂甚厚。詎意國遭不造。闖賊肆惡。突入我京城。殄滅我社稷。逼死我先帝。殺戮我人民。將軍志興楚國。飲泣秦庭。縞素誓師。提兵問罪。當日之本衷。原未泯也。奈何憑藉大國。狐假虎威。陽施復仇之虛名。陰作新朝之佐命。逆賊授首之後。而南方一帶土宇。非復先朝有也。南方諸臣。不忍宗社之顛覆。迎立南陽。何圖枕席朱安。干戈猝至。弘光殄祀。隆武就誅。僕於此時。幾不欲生。何暇爲宗社計乎。諸臣強之再三。謬承先緒。自是以來。一戰而楚地失。再戰而東粵亡。流離驚竄。不可勝數。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。接僕於南安。自謂與人無患。與世無爭矣。而將軍亡君父之大德。圖開創之豐功。督師入滇。覆我巢穴。僕由是渡沙漠。聊借緬人以固吾圉。山遙水遠。言笑誰懽。祇益悲矣。

既失世守之河山。苟全微命於蠻服。亦自幸矣。乃將軍不避艱險。請命遠來。提數十萬之衆。窮追逆旅之身。何視天下之不廣哉。豈天覆地載之中。獨不容僕一人乎。抑封王錫爵之後。猶欲殲僕以邀功乎。第思先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。猶不能貽留片地。以爲將軍建功之所。將軍既毀我室。又欲取我子。讀鷗鵠之章。能不慘然心惻乎。將軍猶是世爵之裔。卽不爲僕憐。獨不念先帝乎。卽不念先帝。獨不念列祖列宗乎。卽不念列祖列宗。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。不知滿清何恩何德於將軍。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。將軍自以爲智。而適成其愚。自以爲厚。而反覺其薄。奕禩而後。史有傳書有載。不知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。僕今者兵衰力弱。煢煢子立。區區之命。懸於將軍之手矣。如必欲僕首領。則雖粉身碎骨。血濺草萊。所不敢辭。若其轉禍爲福。或以遐方寸土。仍存三恪。更非敢望。倘得與太平草木。同沾雨露於新朝。僕縱有億萬之衆。亦付於將軍。惟將軍是命。將軍臣事滿清。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。不負先帝之大德也。惟冀裁之。

須彌曰。中國自有歷史以來。最卑鄙。最無恥。最反復。殆無有過於吳三桂者也。夫

爲人臣者食君之祿分君之憂。此爲臣之分也。執干戈衛社稷禦強敵。此爲將之責也。君父之讎。不共戴天。此爲臣子之道也。吳受國家重寄。太平時擁兵自傲。依勢凌人。其心理以爲國家之干城。非我莫任。天下莫敢誰何。而一旦京城失守。地踣天崩。君上慘死。生父被囚。稍有血氣。莫不傷心。況三桂手握重兵。當如何悲憤填膺。復仇雪耻。上報君親。下告黎庶。方足以盡臣節於萬一。乃聞君父之難。竟淡然視之。若事不關己也者。詎料一聞愛姬圓圓之被虜。則怒髮衝冠。拔劍而起。求救異族。捐棄山河。以償淫慾。嗚乎痛哉。後人咏史。謂吳賊衝冠一怒爲紅顏。蓋以該賊身家之念重。而愛國之念輕也。夫以一愛姬之故。始激其怒。以請兵。吳賊個人之榮辱何足惜。所哀者。我中國之史書爲其所污也。該賊即將祖國贈與外人矣。作外人之臣僕矣。受外人之封贈矣。逼死先王之子矣。則當始終忠於新朝。豈知晚年又變其節。兵弄滇池。以窺清室。如是則是自信力足以滅新朝也。夫滅闖賊者。非清廷自居爲功者也。該賊卽信能滅新朝。何不當日自滅國賊。作我中國億萬世歷史上之英雄。又何必至斯始反復耶。余云。該賊復叛清者。天意也。假使

吳賊得其善終。是令後世攜貳之臣有所模範。而天道何在哉。余今於友人處得抄本永曆帝貽吳三桂書。讀之流涕。爰錄之於此。

楊娥

明季滇有楊姓者。北人也。妻死遺子女各一。子名曰英。而女名曰娥。皆年甚幼。楊因在里報人之不平。殺縣令。題名於壁。逃至滇。英與娥從焉。楊到滇後。仍不挫其好義之心。每見汚吏豪暴。則於夜間越入其室。以匕首釘警告。改過字於壁。不悛改者皆無幸。久之。名大著。凡有求者。無不慨允。然若求爲不義事。則必自被禍焉。

一日有土豪某。被殺於寢室。失頭。家人疑楊所爲。訴之官。繫於獄。黔國公沐天波。久聞楊名。欲收之爲己用。恐楊不肯。嗣聞楊遭縲紲。急救之。聘爲武衛教師。並提拔其子。楊每歸家。則教子以藝。而女亦欲從學。楊呵之曰。兒女子當專心女紅。理家政。講女德。學武將何爲。女赧而退。歸室由窗洞中視父兄之手舞足蹈。一一默記其進退各勢。而暗自習之。父兄皆不知也。某日楊歸。見院中女兒足印。知爲練武。心異之。坐片刻。佯復外出。越於屋上俟之。娥見父去。遂掩院門。復演習。楊大驚。蓋所練者皆已

之藝。且較子尙佳。心狂喜。欲嚇之。遂猛跳下。女不知爲父。疑爲盜賊。急擊之。楊不備。被擊仆地。笑曰。小妮子何處學來。本事打老父耶。娥大驚恐傷父。急問之。楊笑曰。無傷。娥遂將偷學之事告之。楊見娥學武心切。知不可阻。遂將平生所能者。盡教之。娥聰慧而美絕倫。風度閑靜。藝精之後。專心女紅。主持家政。楊父子百凡賴之。時女十六歲矣。知其美者。皆託人求婚。楊概不允。沐國公亦代子求之。楊婉言謝絕。後見有武衛某家貧寒而孝母。有烈烈丈夫氣。遂將娥字之。

時清兵已入關。兩廣總督丁魁楚。廣東巡撫瞿式耜等立桂王由榔於肇慶。卽帝位。清降將李成棟攻陷肇慶等處。帝走武岡。武岡失復走廣西。湖廣總督何騰蛟等會諸將於桂林。奉帝據守。李成棟復叛清投帝。後李占春等舉兵各地。於是滇黔粵桂湘蜀贛諸省復歸明有。清英親王吳三桂等征之。各省相繼而失。諸將多陣亡。帝走滇。沐國公與楊某及各武衛官等護之走緬。時娥之未婚夫已戰死。欲隨父兄護駕行。父止之曰。跋涉之勞甚苦。況此行皆男子。兒女子百凡不便。莫若留省待之。娥泣曰。值此國破家亡之際。尙有暇區別男女耶。兒夫爲帝戰死。帝尙無寸土安身。兒夫

豈能瞑目泉下。兒志已決。願爲帝生。願爲帝死。楊無奈。允之行。

帝逃入緬甸後。吳三桂攻緬索帝。緬酋懼。送帝出。沐國公死於緬。楊等隨帝至滇省垣。三桂逼帝死。楊父子皆身殉之。而娥不哭。不泣。設一酒肆於西門外。其絕世丰姿。不爲時勢稍損減也。間有惡少入肆調戲。多破頭爛額而出。偶遇三桂兵弁。入其肆飲。則常不索資。飲者日多。問其故。則答曰。因敬慕大王也。久之。吳聞其美而貞。且有武藝。欲聘爲妃。媒至。述吳意。娥允之。媒去後。掩肆歸室。著素服。向空拜而哭曰。帝乎。父兄乎。夫乎。今後可以瞑目矣。妾臥薪嘗膽之日終。而報仇雪恨之時至。在天之靈。其助我成功。拜畢大哭。蓋數載茹苦含辛。所積蓄之痛淚。一旦湧出。眶泉其哀可知。俄聞叩門聲甚急。娥身體一抖。如冷水澆背。恐爲人所聞。啓門視之。見爲隣媼。心始定。媼稱聞女將入王府。特來助之料理。見娥著素衣。而有淚痕。大駭曰。貴爲王妃。是大喜事。胡爲著此不祥之衣。而垂淚耶。娥曰。因祭奠亡父母耳。思及父母若在。見兒忽貴。不知當如何喜悅。而亦可隨享幾年福。故感慨也。媼慘然曰。難得爾之孝心。娥忽覺身體不爽。不能支持。臥於床。媼見狀。摸娥頭。熱如火。大驚。急代請醫生。醫治無

效。娥自知病重。嘆曰。我自誤矣。天乎。如能增我十日之壽。願萬世輪迴爲禽獸也。娥病竟不能起。將死。忽媒媼入曰。彩輿到矣。娥嘆曰。天喪我也。遂終。

武瘋子

武某。明末滇人也。性孤僻。有奇才。善書畫。尙信實。不與權貴交。及聞崇禎帝死國。每日游於街市。忽哭忽笑。手提燈籠。溺於人衆之中。有干涉者。則答曰。我爲何不見一人。衆遂名之曰瘋子。武有特技。能以炭火書畫。遠優於常人。求者雖衆。多不之允。金錢不能動其心。威力不能屈其志。或偶代友人爲之。然不能指明要字要畫。如指索之。則必不與之也。若畧備其所嗜酒菜。旁置炭火紙張。不須發一言。武酒酣。或書或畫。功畢自去。得者藏之若珍寶。後不知其所終。

某屠夫

明時滇省垣有屠夫某。二歲喪父。時其母年方十八也。母爲人慈善。痛良人之長別。卽不欲生。然念及孤兒爲良人之血嗣。則又不得不偷生教兒。以報良人於九泉也。是以以不藥死不忍死之身。每當寒更斷續。悲風逐起之際。不禁愴然泣下。曰。撫此。

呱呱者何日方能成立。以酬所夫。以盡未亡人之志。卽死亦瞑目矣。隣人不知婦志。再三勸之改嫁。婦斷指誓以守節。後不復有敢以嫁勸者。兒至七歲時。母送之入學。每至年終。他人之子。皆有成績。惟婦子無之。婦大恚。訪之他生。始知子視書如仇。而愛遊戲也。婦嘆曰。子不成人者。母之過也。如不能教子成人。又何必偷生此世。不如隨亡夫同去也。遂嚴飭其子。每下塾時。須令之背所讀之書。而又恨自己之不識字。雖逼之夜讀。而又不知其所讀者爲何物。夫有弟某。習儒。遂將子託之曰。爾兄唯有此子。死者長已矣。未了之事。皆賴生者。我爲女流。不識字。不知其所學者爲何。望叔嚴監督之。如後日不成廢材。皆叔之賜也。弟漫應之曰。唯。但現在無一人不謂此子惡劣。既爲我門唯一之嗣人。別人稱讚之。則滿門有光。別人譏笑之。則一姓之辱也。若弟能教之成人。不但對於亡兄。對於生嫂無愧。卽對於祖宗。亦可不致汗顏也。數月後。弟將子送與其嫂曰。無法教育矣。此子不但不肯讀書。反惹出若干是非。日日使人上門吵鬧。雖防之不勝防也。嫂垂淚曰。請再試之。或大器晚成。亦可期諸異日。弟無法。又領之去。日月如梭。轉瞬數年。子十六歲矣。狂蕩不羈。性極殘暴。母與叔偶

責之。則惡言相抗。復嫌其母之諛諛。遂晝夜與惡少等爲伍。其母泣逼之歸。始隨母而回。向其母曰。男已成人。須有職業。每日不至素食。母大喜。問將學何業。答曰。欲業屠。母大驚曰。千萬莫殺生造孽。兒安分守己。伴母度日足矣。子不可。母曰。我家不幸。爾父早喪。我母子不爲今生打算。豈可不修來世。子曰。母勿阻。兒高興。兒志已決。無可挽也。母雖哭泣。則不但不悔。反嫌其母之可厭。翌日。卽有一班狐朋狗友。相助購置一切。遂啓市矣。母見勸之無效。遂日痛哭於佛堂。代子懺悔。屠夫怒。將佛像扯碎。焚之。向其母曰。母成神亦好。成仙亦好。何必苦苦曰我造孽。今將所謂神者碎之矣。焚之矣。如有靈驗。請彼來與我算賬。言畢狂笑而出。母大傷心。一病遂不起。屠夫仍如不覺。以爲母死耳。邊可以清淨矣。宰殺如故。且甚樂。某市日連殺數牛。剎時賣盡。皆得善價。大喜曰。時不可失。復回家欲將有犢之牛亦殺之。一手持刀。一手牽牛。而小牛哀啼於後。屠夫厭之以刀嚇之。小牛稍退。又復尾隨悲鳴。屠夫將刀置於地。方將大牛縛於椿上。而覓刀。不可得矣。爲時許久。知殺牛亦不復能售。復釋牛。牽回園中。見小牛在焉。刀亦在。屠夫大駭。釋牛。小牛跳躍母牛之旁。屠夫木立者久之。忽掩。